

The Year I Met You

这一年， 我和我遇见的奇迹

[爱尔兰] 塞西莉亚·艾亨 (Cecelia Ahern) ◎著
刘昭远 ◎译



The Year I Met You

这一年，我和我遇见的奇迹

[爱尔兰] 塞西莉亚·艾亨 著

刘昭远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THE YEAR I MET YOU BY CECELIA AHERN

Copyright © GREENLIGHT GO 2014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VICKI SATLOW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21-2015-8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一年, 我和我遇见的奇迹 / (爱尔兰) 艾亨著; 刘昭远译.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5

书名原文: The Year I Met You

ISBN 978-7-220-09529-0

I. ①这… II. ①艾… ②刘… III. ①言情

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2354号

The Year I Met You

这一年, 我和我遇见的奇迹

[爱尔兰] 塞西莉亚·艾亨 著

刘昭远 译

出版人 黄立新 周颖 策划统筹 孙淑慧 杨立 责任编辑 刘艳 赵静 章涛

封面设计 张丽娜 责任校对 蓝海 责任印制 李剑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网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照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6mm × 208mm 1/32 印张 10.5 字数 225千

版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0-09529-0

定价 35.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献给

我的朋友露西·史塔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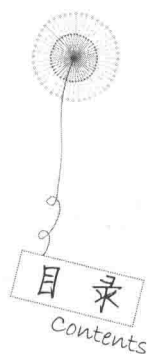
毛毛虫以为它的世界已走向末路，

没承想却化成了蝴蝶……



我
们
最
大
的
荣
光
并
非
在
于
永
不
跌
倒
，
而
在
于
每
次
奋
起
直
追。
的
后
倒
跌





第一章 终有一日我会死亡 / 002

第二章 失业 / 007

第三章 初遇你那时 / 016

第四章 没有草地的花园 / 022

第五章 父子的战争 / 039

第六章 交锋 / 050

第七章 钥匙和信 / 055

第八章 周末派对 / 065

第九章 我的姐姐，我的石榴 / 074

第十章 凌晨的花园 / 085

第十一章 冬日里的一缕暖阳 / 099

第十二章 突如其来的葬礼 / 113

第十三章 石楠准备去旅行 / 132

第十四章 春天里的梦 / 144

第十五章 你的承诺 / 151

第十六章 午夜茶话会 / 162

第十七章 搭建喷泉 / 175

第十八章 媒体来袭 / 195

第十九章 橘色圆环 / 215

第二十章 跟 踪 / 224

第二十一章 举杯倾谈 / 236

第二十二章 我的帮助会 / 248

第二十三章 恼人的信 / 268

第二十四章 夜 盗 / 283

第二十五章 爱情降临 / 294

第二十六章 让我们淘气一回 / 303

第二十七章 奇迹只会生长在你种下它们的地方 / 310

第二十八章 步履不息，一路向前 / 318



冬季处于秋季与春季之间，
包含着北半球最寒冷的数个月份
十二月、一月与二月。

这是沉寂与衰落的所在。

第一章

终有一日我会死亡

在我五岁那年，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终有一日将会死去。

我从未想过自己的生命将有尽时。有什么好奇怪？我的死亡从未被当作话题进行过讨论。

我对于死亡的认识算不上贫乏。第一次了解到这一概念源于小金鱼的死亡。忘记喂食，或是投入过多鱼食都会造成它们的死去。小狗们遇上疾驰的车辆也会丧命。老鼠的死则是由于它们抵挡不住藏在衣橱内捕鼠器上的巧克力的诱惑。小兔子们若是逃出它们的笼子，落进狡猾狐狸的陷阱，同样会小命不保。然而动物们的死亡尚不足以给我敲响警钟。尽管只是个五岁的小姑娘，我却很清楚这些身披毛皮的动物们做了各种傻事，各种让我根本无意去尝试的傻事。

基于以上种种，当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也有“大限之日”时，内心可是掀起了好一阵波澜。

据我所知，如果我“足够幸运”的话，我的离去将和外祖父当年

一样。老啦，他整日浸在烟斗的烟气和放屁的味道中。为了擤鼻子，纸巾球常年黏在他上唇的胡茬儿上。由于侍弄花草，他的指甲缝中总是藏着一层泥垢。他的眼白有些泛黄，让我想起叔叔收藏的弹珠。姐姐曾经把它们塞进嘴里往肚子里吞，爸爸飞奔去用胳膊缠住她的肚子，直到将弹珠从她嘴里挤出来。老啦，外祖父棕色的长裤被高高地提到腰上，直到他胖胖的、前突的胸部。裤子里是他柔软的，被裤边挤作一团的大肚皮。老啦，不，我才不愿像外祖父一样离去。然而死于老迈据我所知已是最大的恩赐。

我从表哥凯文那儿得知了自己近在眼前的死亡。那天是外祖父的葬礼。我们坐在花园尾部的草地上，手中端着盛有红色柠檬水的塑料杯。我们尽可能远离悲痛的父母，他们的样子简直像是酷暑天里的甲虫。草地上长满了蒲公英，雏菊也比平日里长了不少。由于疾病，外祖父在最后的日子里没能够继续维护他的花园。我记得自己那时很为外祖父难过。多年以来外祖父一直将后花园作为能够向邻居和朋友们展览的宝贝，有一天它却变得不再像他渴望中的那样完美。他并不在意是否能身在此处——他的话一向不多——可他至少在乎他这伟大的作品。他会躲在某个地方偷听人们的赞美，远离人群，也许躲在楼上敞开的窗边。他会假装自己并不看重这些，事实上却无比在意。他的膝盖上沾着草屑，指甲里藏着黑色的泥垢，脸上却是无比满足的微笑。一位手上缠着念珠的女士说自己感受到外祖父还存在于这个花园内，可我感受不到。我很确定他不在这儿。若是看到这地方如今的样子，外祖父一定会受不了，一定会气坏了。

外祖母时不时会用一些话刺破沉默，比如“他的太阳花开得多

好啊，愿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或是“他再也看不见这牵牛花怒放了。”而我那自诩聪明的表哥凯文小声嘟囔着，“没错，他的尸体这会儿成了肥料。”

孩子们都在窃笑。大伙儿总会因为凯文的话大笑，因为凯文是个酷孩子，也因为他是最大年长的。他比我大上五岁，那时候已经是十岁的大孩子。他敢说一些我们没胆子说出的刻薄而残忍的话。就算不认为他的话好笑，我们仍会让自己笑出来。因为我们若是不这么做，很快便会成为他残酷言行的下一个受害者，正如他那日对我做的一样。在那个特殊场合下，我不认为外祖父埋在土里的尸体促进牵牛花生长是什么有趣的事，却也不觉得它有多残酷。我事实上从中看出了些许美丽，看到了可爱的圆满与美好。这正是我外祖父所爱的。如今他那又大又粗香肠般的手指再也不能为他美丽的花园贡献力量，而此处曾是他宇宙的中心。

正是由于外祖父对于园艺的热爱，我才得了“茉莉”这个名字。我出生后外祖父捧着一束从红色木栅栏中精心挑选的花朵去医院看望妈妈。他用棕色细线将它们包裹在报纸里，《爱尔兰时报》上字谜游戏处的墨水顺着雨水流到花茎上。它并非人们熟知的昂贵香薰烛和香薰器内所用夏日茉莉。我是个冬季宝宝，而冬日茉莉黄色的星状花朵在他的花园内开得那样灿烂，共同点亮了整个寒冬。我不认为外祖父想到了其中的意义，也不知道他是否因为母亲用他献上的花朵给我取名而骄傲。他或许认为这是个古怪的名字，它仅仅代表着花园内的某个自然物，而不代表任何人。外祖父的名字是“阿达尔波特”，它可是由爱尔兰备受尊崇的传教士而来，再加上“玛丽”这个中间名，外

祖父所习惯的名字哪个不是出自圣经？而此前一个冬天当我姐姐出生时，他给母亲送去了紫色石楠花，姐姐从此便被唤作“石楠”。这本是姐姐出生时的一件小礼物，却让我怀疑起外祖父对我的名字是否有自己的想法。而当我对此进行研究时，却发现冬季茉莉和冬季石楠花有着直接联系，它也为冬日的花园增添了别样色彩。不知是否是由于外祖父的举止言行，我一直盼望沉默之人能有他们独特的魔法，有别人没有的智慧。他们寡言少语只因为更重要的思想在他们脑海中静静流淌。也许眼前的单纯隐藏着马赛克镶花般的绚烂色彩，而在这些人之中，阿达尔波特外祖父想要我的名字叫茉莉。

回到花园中。凯文将我对他小笑话的冷淡反应误读成了不赞同，这也是他最讨厌，最惧怕的结果。因此他朝我所在的方向扫视而来，说着：“你也会死的，茉莉。”

六个孩子围坐成一个圈，而我是其中年龄最小的。我姐姐在几英尺远的地方原地转圈，享受着眩晕和跌倒。我的脚踝上戴着一只雏菊花环。我的喉部一阵哽塞，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吞下了一只飞舞在花丛中的大黄蜂。我试着不去想终将到来的死亡。其他孩子都惊异于凯文的话，却没人跳出来为我辩护，无人否认这亡命预言般的宣言。他们都悲伤地向我点头。“没错，他所说的是实话。”他们露出了一致的表情。“你也会死的。”

在我长久的沉默中，凯文向我详述了整个过程，将无形的利刃插得更深。我不仅仅会死，在此之前还迎来一种叫作“月经”的东西。它将伴随我生命的每一个月，带来无穷痛苦。在一段极其详尽的叙述中，我学到了孩子们是从何而来的。这实在太下流，接下来的一周时

间内我几乎无法抬头看爸爸妈妈的眼睛。为了在我的伤口上再加一把盐，凯文告诉我圣诞老人其实是不存在的。

你总会试着将这些忘掉，可这种事是根本不可能忘记的。

我为何要提到生命中这一段插曲？好吧，因为这就是一切的开始。从那时候起，我眼中的自己以及他人眼中的我开始成型。我的人生是从五岁时候开始的。得知自己将会死亡给予了我某些让我一直坚持到今日的特质。我意识到，尽管世界上时间是无尽的，我的生命却有尽头，我的时间终将耗尽。我意识到自己生命的时长与他人并不相等。人们不该以同样的方式消磨生命，也不能以同样的观点看待它。你爱做什么就去做，但可别把我拖进去。我可没时间浪费。若有想做的事，现在就将它做完。若有想说的话，现在就要说出口。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得靠你自己。这是你的人生，你才是将要死去的那个，你才是将会失去的那个。争分夺秒成了我的行动准则。我行事的节奏快到让自己喘不过气来，几乎找不出时间做真正的自己。我总在超越昨天的自己，也很少被赶上。我跑得飞快。

草地聚会的那个晚上，我将很多东西带回了家。我随着三三两两的哀悼者们走进屋，手腕、脚腕和发辫上都戴着雏菊。而自那时起，我的心里多了许多恐惧。然而那之后不久，以一个五岁女孩所有的处理方法，恐惧离开了我。我总觉得死亡就像阿尔达贝特·玛丽外祖父，被埋在土壤中，尽管人已不在，却仍滋养着他的花园。这让我感到有希望。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哪怕死亡也是如此。因此我必须播撒下种子。

第二章

失 业

我被迫面临雇佣终止。我被炒了鱿鱼，在距离圣诞节还剩六周的时候。在我看来，这绝不是强迫人离开的体面时机。他们专门请了个女人来炒我的鱿鱼。外头的某些公司会训练所谓的专业人士，助人以某种更合适的方式辞掉不受待见的员工，以此避免某些不愉快的场景：诉讼，或是折磨人的尴尬。那女人领我出去吃饭，她选了一处安静的地方，她让我点了一份凯撒沙拉，自己却仅要了一份清咖啡。当这个女人将我的职业状况告知我时，我差一点被面包块呛到，而她仅是坐在那儿看着我。我想拉里很清楚，这些话若是从他，或是任何同事口中说出我都不会接受。我会努力劝他改变主意，会用提出控告这一招来扇他的脸，也可能真的会给他来个耳光。他想让我体面地死去，然而离去之时我并未感到什么体面。被炒鱿鱼可不仅仅关乎个人。我必须将这事告诉大家。如果我没必要告诉大家，也是因为他们早已知道。我觉得万分尴尬，尴尬万分。

初入职场时我是个会计员。那时的我二十四岁，刚刚迈入成熟之年。我在“特伦特与博格”公司工作。我在那家大公司工作了一年，又突然跳槽到“起程”公司。在那儿，我为意图创业的人们提供金融意见与指导。同样在那儿，我学到同一件事情往往有两个不同版本：事实，以及面对公众的故事。我对众人说的故事是，十八个月之后，我离开公司开创自己的事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往来于我办公室内的创业者们给了我极大的鼓舞，让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将自己的诸多想法变为现实。而事实是，那些人犯下的各种错误让我恼火，对于效率的追求永远是我最大的驱动力，让我开始了自己的追求。我的公司大获成功，引得投机者前来购买，于是我便将它卖了。我创建了第二家公司，又一次将其卖掉。我迅速想出了下一个点子，而第三回我甚至没时间让它发展下去，因为有人爱上了这一概念，又或许，是害怕它成为一大竞争对手，于是直接将它买了去。这也建立了我与拉里的合作关系。这是我刚刚启动的新工作，也是唯一一份被人炒鱿鱼的工作。这次生意的概念源自于拉里，而非我，我们一起让这点子壮大起来。我曾联合创始人，全心全意地滋养着这个“宝宝”，好像他是从我自己的子宫中蹦出来的。我帮助他成长壮大，看着他日渐成熟，将他变成了我们最疯狂的梦想，时刻准备着将其转手卖掉的一刻。然而这一刻再也无法到来。我被人炒了鱿鱼。

我们这次的小公司叫作“创意工厂”，我们帮助各个企业开展他们的大计划。事实上这并不是一家顾问公司。我们会参与并细化那些企业的计划，努力使它们变得更完美，或是加入我们自己的点子，补充、完善、解决一切问题。整个概念或许应该追溯到《每日维护》，

那是一份为本地咖啡厅提供的小报，上面记载的都是本地的小故事，是一份为本地企业家、作家、艺术家提供支持出版物。当然，这点子有可能是从成人用品店售卖冰淇淋的事实中得到的启示。无论从个人还是职业角度，我都认为这一改变是个伟大的成功。经济萧条时期我们没吃什么苦头，反而飞速成长。在眼下这种时候，唯一能让各个公司有条不紊的东西，就是想象力。我们售卖自己的想象，而我爱极了这个。

闲下来之后我开始分析一切，这才发现我和拉里的关系许久以前就开始崩溃。我总是冲在前头，或许还有些盲目。我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能卖了这个公司，正如之前三次所做的一样，而拉里却满心想着让公司继续走下去。事后看来，这可是个大问题。或许是我逼得太紧。尽管深知拉里不愿意，我仍不停寻找着有购买意向的买家，而这一定给了他太多压力。在拉里看来“解决问题”意味着我们可以继续发展下去，而在我看来问题的解决代表着我们可以将公司卖掉，再在别处重新开始。我以一种终有一日将告别的心态浇灌着我们的公司，而拉里的心态却是将它不断发展下去。从他对待他妻子和青春期的女儿的态度，你大概能明白这根本就是 he 处理一切问题的心态：坚持下去，别放手，这就是我的，无论如何千万不能放松控制。

我今年三十二岁，已在此工作了四年。我从未请过病假，未收到过投诉、控告，未收到过一次警告，甚至一次失当的举动都没有。至少我从未做过任何会给公司带来负面影响的事。我为我的工作奉献了一切，首当其冲的就是我的个人利益。我愿意这样做，但我希望我为之奉献的冰冷机器能给我一些回报，能以我的荣耀为荣。我之前认为

这一年，我和我遇见的奇迹

The Year I Met You

被人辞退不仅仅关乎个人，那是因为从来只有我辞退别人，没有人辞退我。而现在我明白这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生命。朋友和同事们都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方式支持着我，这让我觉得我若是得了癌症，更宁愿不让任何人知道，而是一个人静静地接受治疗。他们会让我感觉自己是个受害者。他们看我的样子，好像我会随时跳上一架前往澳大利亚的飞机，屈尊到哪个西瓜农场工作。仅仅过去两个月，我已经开始质疑自己的对错。我毫无目标，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打发这日复一日的“休假”。我感觉自己像是从这世界消失了。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自己很快便能再回职场，可我此时就是甩不掉心中的恼怒。已经过了两个月，我早已觉得无聊。我是个实干者，近来却什么也没干。

在那忙碌且压力重重的日子里，我倒有些梦想去做的事。可我如今早已将它们做完，第一个月里就完成了其中的大半。圣诞节前不久我预定了一段日光假期，此刻的我寒冷却有着一身晒黑的肌肤。我和朋友们有过几次聚会，她们大部分都初为人母，还处在产假、加长产假以及“不知道还要不要回去工作”的犹豫中。我们一同喝咖啡，而我之前从未在这种时刻出现在咖啡馆里。这感觉就像是在翘课，我觉得妙极了——不过仅是最初的几次。之后的一切便没什么妙处了，我注意到人们招呼客人，清理桌子或是制作铁板三明治。劳动者。全都在劳动。而我和朋友们可爱的孩子们捆绑在一起。孩子们躺在会吱吱响的彩色垫子上，若是不小心踩在垫子上，它们还会发出沙沙声响。孩子们什么都不做，只是高举着胖乎乎的小腿，努力去抓他们的脚趾，将身子翻一面，又挣扎着再翻回来。头十次看这些还算得上有趣。